

五四以来话剧剧本选

名優之配

田汉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4.63.

3.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

横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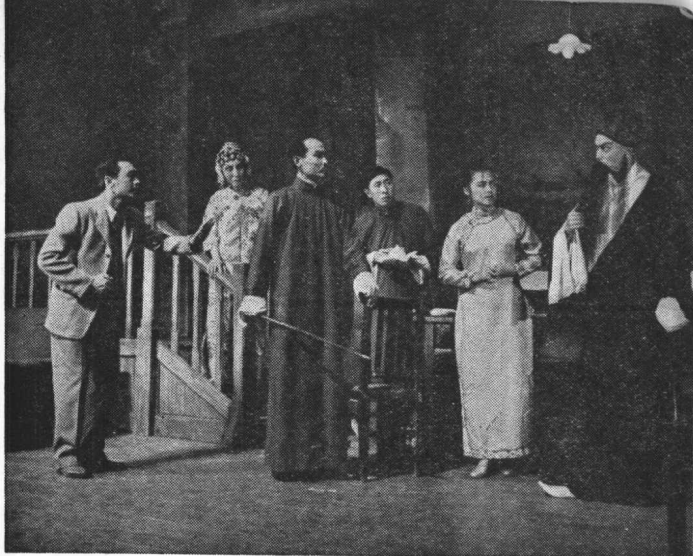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69 字数26,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7/8 插页1

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8,001—7,000册

定价(7)0.15元

第一幕



刘振声(右一: 童超饰)

刘凤仙(中: 金昭饰)

第二幕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剧照

摄影：黎 路

第二幕

楊大爷(張福駢飾)

刘鳳仙(刘 华飾)

左宝奎(右一：于是之飾)



第三幕

关于《名优之死》

——答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名优之死》首演不是在上海善钟路艺术大学举行的“鱼龙会”上，而是在九亩地梨园公所的二楼，那不是什么剧场，而是就公所的一个大厅临时改成的。那时上海梨园公会的负责人是周信芳先生，他又是南国社的社友，知道社要举行第一次公演而找不到便宜合适的剧场，才想出这个办法的。广告和海报登出去了，票子也卖了不少，演出前一天的午后四点钟，信芳先生赶来一看，大厅是搬清爽了，但还没有舞台的影子，他不能不着急，找我们一问才知还在筹钱买木料。

南国社没有钱，但人力还杰。我兄弟寿康和几位年轻朋友，辛勤地工作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信芳再去一看，一个素净美丽的帷幕装置的舞台出现了。

南国社第一次公演有《苏州夜话》等独幕剧；有试验台上台下合作的《迷娘》，那成为后来《放下你的鞭子》的原型；也有《名优之死》。

《名优之死》大概是以倒在舞台上的名优刘鸿声做“模特儿”的，但主要是体会到一个忠于艺术的演员怎样不能不与

当时的邪恶势力作斗争，表现在楊大爷身上的这种邪恶势力，非把一切美好的东西腐蚀完不止，这是“刘老板”所决不能容忍的，他在舞台上倒下以前的無限憤懣，代表了当时人民被压抑的感情，因此这出戏在当时起过一定作用。

最初演剧中名优的是老友洪深先生。他那时刚刚从戏剧协社脱退出来，也有一肚子抑郁磊落的情怀，而他又会唱些京戏，他真是刘老板。后来顧夢鶴和我也演过，我演的当然是最不成功的，我的兄弟就不敢看。演鳳仙的是楊開鸞，也是位在戏剧界历过些風塵的。演左宝奎的是后来在延安导演《血祭上海》的左明同志。演肖玉蘭的是欧小鳳，后来唐叔明、陆露明都演过。演同情刘老板的那位記者的是陈白塵同志。演坏蛋楊大爷的是老友唐槐秋先生，这当然是一位最出色的楊大爷。

日月易逝，提起来已都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前年到上海梨园公所去看了一下，当时搭台用的木料还有几根堆在那里，使人感慨系之。今天我們要演戏已經不必費那么大的事了，我們有了与当时不能比拟的好的工作条件了。刘老板們可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鼓励下，安心从事艺术創造和培养后一代，楊大爷們唆使狐群狗党，橫行霸道，压迫有良心的艺人，破坏美好事物的事已經一去不复返了。

近来戏剧界右派分子誣蔑新社会的后台是“杀气騰騰”，而歌颂旧社会的后台是什么“生气勃勃”，充滿“温暖”，看了这个以旧社会的后台做背景的戏，观众們可以明确地感到到底哪一个时代的后台是“生气勃勃”，哪一个时代的后台是“杀气騰騰”，以致活活地把一个名艺人气死！

在这个意义上，《名优之死》的重演不只是紀念了話剧运动五十年，也正是反右派斗争中对留恋旧社会而誣蔑新社会的右派分子們的有力回答。

田 汉 1957年8月6日

在首都劇場看过北京人艺的演出后，我跟舒綉文同志一样感到时代的偉大發展，三十年前的舞台条件不用說，就是表演艺术的某些方面也非今天之比。

但也應該說，我們的做派比从前更細致些了，而比起演出上那一股子热情来，前輩演員們也有其难及之处。那当然由于当时有火辣辣的实感，而今天大部分得求之于想像。

最后一場的处理，夏淳同志讓楊大爷把哭哭啼啼的刘鳳仙拉走了。同志們似乎覺得这样更现实主义，而在当时的戏剧运动者是通过戏剧来鼓舞人民的战斗情緒的，因而必定讓刘鳳仙留下，而讓楊大爷在憤怒的同台演員和涌进来的正义观众的壓力下狼狽而退。

这两种处理究竟哪一种更合乎现实主义呢？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从作者的見地說我是要求更尊重原作的。

田汉又記 1957年9月5日

登場人物

刘振声——名老生。

刘鳳仙——坤角青衣。

刘芸仙——坤角老生。

蕭郁蘭——坤角花旦。

左宝奎——小丑。

楊大爺——当地流氓化的紳士。

王梅庵——小報記者。

何景明——新聞記者。

阿 蓉——刘鳳仙的跟包。

阿 福——刘振声的跟包。

其 他

時間：現代。

地點：上海。

第一幕

大京班后台。

名角兒扮戏的特別戏房。

名丑左宝奎扮好《烏龙院》里的張文远，坐在刘老板的大鏡子前面，故意地仔細端詳。

蕭郁蘭，一位新来的坤角花旦，扮好閨惜姣也坐在鏡子前面跟左宝奎閑談。

左宝奎（把面部化妝斟酌了好一会）今晚也不知怎么回事，老扮不好。

蕭郁蘭（一面理着头上的珠翠）得了。扮得再好也是个小花臉兒。

左宝奎（仍是一面勻粉）別瞧我是个小花臉兒，在閨惜姣的眼睛里面，还是个大大的小白臉兒呢。

蕭郁蘭 这才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左宝奎 不，不是“出西施”，是“出張文远”。（彼此大笑）这是咱們唱戏的挺公道的地方，人家自以为是漂亮人物，够得上騙人家老婆的，咱們在戏台上偏叫他去丑。

蕭郁蘭（微笑）不过左老板也只好在戏台上騙騙人家的老婆罢了。

左宝奎 那不就成了嗎。人总得安份，像我这样的平凡人，

能够在后台跟萧小姐这样的聪明姑娘聊聊天，就够幸福的了。

蕭郁蘭 同我？我有什么好？我看你同她才談得起勁呢。

左宝奎 別瞎說了，“她”是誰？

蕭郁蘭 （努一努嘴）你听！

內刘鳳仙唱《玉堂春》中一段“二六”：“打發公子回原郡，悲悲切切轉回樓門，公子立誓不再娶，玉堂春到院我誓不接人。”接着台下叫“好”之声，和許多怪声。

左宝奎 （悟）哦，鳳仙兒啊。

蕭郁蘭 可不是嗎？

左宝奎 （鄙笑）那种沒有良心的女人我同她談得起勁兒？

蕭郁蘭 （低声）怎么說她沒有良心？

左宝奎 你不知道她跟刘老板的关系？

蕭郁蘭 我才来半个多月嘛。

左宝奎 我告你吧。……

后台經理匆匆上。

經 理 老板来了沒有？

左宝奎 还没有来。

經 理 老板从不誤場的，今天怎么啦。

左宝奎 是啊，平常总是老早就来了的，今天許是有了什么事吧。

經 理 （頓足）这怎么办！《玉堂春》就要下了。

左宝奎 叫前台馬后点兒吧。他一会儿准到的，誤不了。

經理下。

蕭郁蘭 (女性的好奇心, 低聲) 你說, 她怎麼沒有良心?

左寶奎 (低聲) 我對你說了, 你可別告訴人家。

蕭郁蘭 那自然哪。

左寶奎 誰相信你。叫一個女人守秘密, 好比叫孫悟空守蟠桃園, 非坏事不可。你得發誓。

蕭郁蘭 那麼, 你且听了。

左寶奎 (戲味) 大姐請講。

蕭郁蘭 左老板對我說了真情實話, 我要是告訴了人家, 天把我怎麼長, 地把我怎麼短。

左寶奎 哈, 哈, 你倒唱起《坐宮》來了。

蕭郁蘭 好, 這一下可真發誓了。我若告訴了人家, 到下一輩子再變女人。

左寶奎 還再唱花旦。

蕭郁蘭 左老板也再唱小花臉兒跟我配戲。

左寶奎 得了, 我下一輩子再唱小花臉兒可受不了。……老实告訴你吧。你猜鳳仙兒先前是干什么的。

蕭郁蘭 我怎麼知道。

左寶奎 她呀, 她是從小就賣給人家當小丫頭的。時常給她太太打得滿屋子轉。有一回她失手打碎了她太太的一個玉釧子, 一想這可沒有命了, 才逃到外面來。她又沒有親戚朋友可找, 就躲在人家的屋子後頭哭。這給劉老板看見了, 可憐她, 把她收留在家里, 替她出錢請師父叫她學戲, 老板也親自指點她, 跟她制行頭, 在她身上真沒有少花心血。

蕭郁蘭 那么現在頂頂大名的刘鳳仙是刘老板給一手提拔出来的了。

左宝奎 可不是。

蕭郁蘭 这么說起来，鳳仙兒得大大地报答刘老板才对啊。

左宝奎 可不是。从前这孩子对刘老板倒还好，近来可越不成話了。

內刘鳳仙唱《玉堂春》中的一段：“皮氏一見变了臉，她說犯妇害官人，約同乡鄰共地保，拉拉扯扯到公庭。”

台下采声和怪声叫好之声不絕。

蕭郁蘭 鳳仙兒的人緣可真不坏。

左宝奎 咳，論聰明，論扮相誰不說是一塊好料，可是这年头就容不了好东西。……老板最講究戏德，戏品，巴巴地望她做个好角兒，哪知道她偏不在玩意兒上用工夫，專在交際上用工夫。因此外行越欢迎，內行就越看不順眼兒了。……这还不算，你看見那老坐在右边樓上第一个包廂里的那个戴尖頂兒帽的沒有？

蕭郁蘭 （想一想）是不是那姓楊的？

左宝奎 你怎么認識他？

蕭郁蘭 昨天他还同一个报館里的記者問我要照片兒呢。

左宝奎 你得当心，那真是個坏蛋，社会上有了这种人就像家里有一窩小耗子似的，什么好东西不給破坏完。

蕭郁蘭 他今晚又来了嗎？

左宝奎 怎么沒有来，他每晚都不告假，有許多真想看咱們的戏的，不是沒有錢，就是沒有工夫，偏偏他有的是錢，

有的是工夫。

蕭郁蘭 我看他每逢鳳仙兒上，他就坐在那兒看戲，鳳仙兒一下他就溜到后台來了。難道还想打鳳仙兒的坏主意嗎？

左宝奎 不是打她的坏主意，莫非真愛她的藝術！

蕭郁蘭 他豈不知鳳仙兒是劉老板的。

左宝奎 這年头講的是霸道，只要是自己喜愛的，管他是誰的？不過這個也不能全怪人家，只怪自个兒不好。（笑望

蕭郁蘭）像咱們蕭小姐這樣的正派姑娘，人家能勾引得坏嗎？

蕭郁蘭 （笑了）那倒很難說。

劉振聲的跟包阿福上。

左宝奎 （對阿福）阿福，老板來了嗎？

阿 福 來了。（預備臉水等。）

內劉鳳仙唱《玉堂春》中的一段：“王公子一家多和順，

奴與他露水夫妻有的什麼情？”

接着有人怪聲叫“好嘛”。

經理疾上。

經 理 老板還沒有來嗎？

阿 福 來了，來了。

經 理 （拭汗）真把我給急死了，再不然可真要誤了。

左宝奎 還不要緊，叫前台再馬后點兒。

經理下。

劉振聲，一代名優，抑鬱執拗之態可掬，便服上。

左宝奎 哦呀，老板來了。

刘振声 (略拱手) 辛苦，辛苦。

左宝奎
蕭郁蘭 辛苦，辛苦。

刘振声就坐，吸烟后，徐徐洗面化妆。

左宝奎 怎么这个时候才来？他们催了好几趟了。

刘振声 家里来了几个老朋友。前面谁的戏？

左宝奎 鳳仙兒的《玉堂春》，早就要下了。您没有来，才叫他们马后。

刘振声 唔。(穿上彩裤，着上靴)阿福，摆头。

阿福給刘振声擦水纱，戴上网巾等……

刘振声 (一面扮戏，慨然对左宝奎)我也许不久要上烟台去。

左宝奎 为什么？

刘振声 今天有一个朋友从烟台来邀角儿，我说我去。

左宝奎 (惊)您怎么到那样的小地方去？

刘振声 那个地方虽小，可是懂得我的倒很多。再说，我也想走动一下。……

左宝奎 (同情)您走动一下我也赞成，鳳仙兒呢？当然跟您一塊兒去哪？

刘振声 (一面扮戏，默然有頃)誰管得着人家呢。

左宝奎、蕭郁蘭相視默然。

內刘鳳仙白：“大人哪。……(二六)：王公子好比采花蜂，想当初花开多茂盛，他好比蜜蜂兒飞来飞去采花心，到如今朝風暮雨摧殘尽，为何不見蜜蜂行？”

內小生白：“快快出院去吧。”

內刘鳳仙白：“是。悲切切哭出了都察院……”

左宝奎 鳳仙兒快下了。

內刘鳳仙唱：“看他把我怎样行。”

刘鳳仙着《玉堂春》戎裝上。

左宝奎 辛苦，辛苦。

刘鳳仙 辛苦，辛苦。今天可真倒霉。弦子調門打得那么高，把我的嗓子都給逼啞了，后台还老是馬后馬后的。

甯，先生您可来了。

刘振声 （点头）来了。

刘鳳仙 怎么来得这么晚哪，家里有什么事嗎？

刘振声 来了几个朋友。

刘鳳仙 永康給我送衣服来了沒有？

刘振声 沒有。（扮得差不多好了。）

刘鳳仙 阿蓉回头去催一催。（卸妆。）

阿 蓉 （替刘鳳仙卸妆）是。

楊大爷，一頭戴尖頭兒帽的紳士，同一小報記者王梅

庵由右上。

楊大爷 （对王梅庵）你到后台来过沒有？

王梅庵 沒有。

楊大爷 到后台来玩比在前台看戏有趣得多。

左宝奎將上場，恰与楊大爷相撞。

楊大爷 啊，左老板！（握手。）

左宝奎，呀，楊大爷，老沒有見。

楊大爷 你这坏蛋，不是昨晚还見过的么？

左宝奎 哦，对，咱們昨晚还見过的哩。这些日子我不知怎

么了，老是头昏腦脹的。难得楊大爷每晚都來捧我。阿福，給楊大爷倒茶。

內声：“左老板快上了。”

左宝奎 請坐，請坐，我一會兒就來陪您。（帶着笑匆匆下場。）

楊大爷 （望着他下場，回頭向王梅庵）这个坏蛋，他当我每晚是來捧他的。

王梅庵 哈哈。这样的誤会是常常有的。

楊大爷 （忽見刘振声，有些惶愧，赶忙招呼）啊，刘老板。您好？

刘振声 （冷然敷衍）好，您好？請坐。

楊大爷 （介紹王梅庵）这位王先生，是《春申日报》的。

刘振声 （略起声）哦，請坐。

楊大爷 这是刘老板。（四顧寻刘鳳仙。）

蕭郁蘭默坐等候上場。

楊大爷 （見蕭郁蘭）哦，蕭小姐，您可好？

蕭郁蘭 （微笑）我好，楊大爷您好？

楊大爷 好。（給王梅庵介紹）这位就是蕭郁蘭蕭小姐。

王梅庵 哦。（招呼。）

楊大爷 蕭小姐虽是唱花旦的，可是后台都恭維她是个女聖人，像我們这样的人她睬都不睬哩。哈哈！

王梅庵 真乃艳如桃李，冷若冰霜。

蕭郁蘭 （笑）哪兒啊。我是个蠢孩子，什么話也談不上來，您那多原諒。

楊大爷 別客气了。瞧您多会說話。哈哈。蕭小姐，在北京

的时候我也常看你的戏，那时候你的名字叫玉蘭，怎么这会兒又改了郁蘭了呢？

肖郁蘭 从前有爸爸有媽媽的时候心里挺痛快的，所以叫玉蘭；这会兒單剩了我一个出門在外，心里老是挺蹩扭，挺郁悶的，所以就改了郁蘭了。

楊大爷 这用得着什么郁悶呢？像蕭小姐这样的姑娘到哪儿都是受欢迎的。还是叫玉蘭的好。我挺喜欢这名字。

（用手指写在掌心）玉蘭。（向掌心一吻。）

蕭郁蘭 （鄙視地微笑）怕不够味兒吧。

楊大爷 够味兒極了。

王梅庵、蕭郁蘭皆笑。

刘鳳仙換好旗袍由屏風后面轉出来。

蕭郁蘭 够味兒的在后头呢。

內丑白：“大姐，開門來。”

蕭郁蘭 （忙念戏詞）来了……。 （向楊大爷等）您坐会兒。

（一笑匆下。）

刘鳳仙 唷。楊大爷，您剛采的嗎？

楊大爷 （狼狽）啊，鳳仙！我們来了一会兒了。……我給你介紹，这位是“春申日报”的王先生。（对王梅庵）这就是剛才演《玉堂春》的——你叫好把嗓子都給叫啞了的刘小姐。

刘鳳仙 哦，請坐。

楊大爷 王先生一向仰慕你的艺术，几次要我帶他来看你。

刘鳳仙 不敢当。